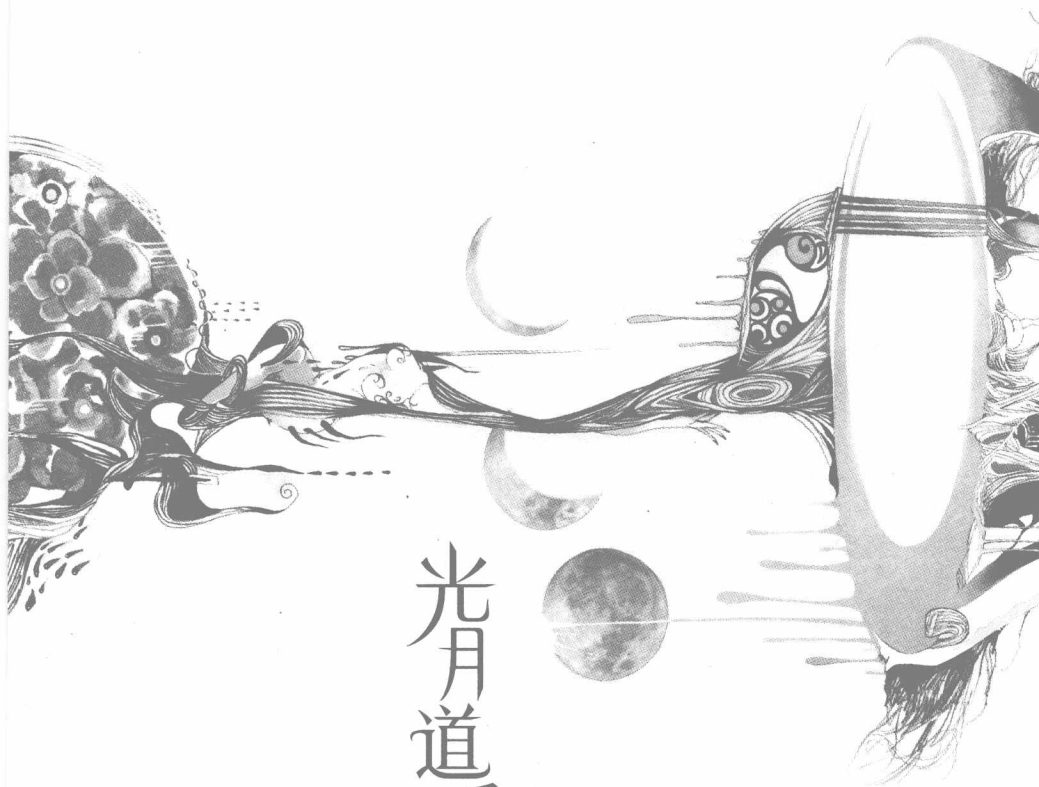


光月道重生美丽

自由鸟著

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

光月道重生美丽

自由鸟著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光月道重生美丽/自由鸟 著 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9.02

ISBN 978-7-5354-3692-4

I. 光… II. 自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35270号

光月道重生美丽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

亿品传媒

选题策划: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:苏姗姗 痕痕

装帧设计:柯艾文化 [www.zuibook.com]

美术执行:adam.X Alice.L [from Castor]

媒体运营:赵萌

责任印制:张志杰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-87679301

传真:027-87679300

地址: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430070

发行: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010-58678881

传真:010-58677346

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100028

印刷: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:6.75

版次:2009年02月第1版

印次:2009年0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20千字

定价:19.8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10-58678881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C O N T E N T S

光 阴 道 里 生 活 图

Contents 目录

{No.1}	听鬼山的传说	002
{No.2}	发起整虫游戏	004
{No.3}	拉拉讲凶宅故事	007
{No.4}	山顶有座教堂	011
{No.5}	神秘的第五个人	017
{No.6}	爸爸谈上海青帮	022
{No.7}	恐怖的附身事件	027
{No.8}	美丽的烦恼	033
{No.9}	人生若只如初见	037
{No.10}	聚宝茶楼里的枪声	042
{No.11}	锦汝焕的恼怒和疑惑	049
{No.12}	欢宴之后悲怆泪下	051
{No.13}	多情还有春庭月	056
{No.14}	纸醉金迷百乐门	061
{No.15}	夜幕下的猎手	065
{No.16}	欲往城南望城北	067
{No.17}	浮云蔽日怒与愁	071
{No.18}	漫长寒夜风吹雪	076
{No.19}	将往援手如有情	078
{No.20}	千钧一发	082
{No.21}	因为我爱你	085
{No.22}	断指	089
{No.23}	黄昏哀哀尘满城	094

C O N T E N T S

光 月 道 重 生 美 逝

{No.24}	期盼归人心难安 · · · · ·	100
{No.25}	灰烬般死别 · · · · ·	104
{No.26}	两个女人 · · · · ·	109
{No.27}	誓言 · · · · ·	115
{No.28}	孤独的航船 · · · · ·	121
{No.29}	一叶孤岛 · · · · ·	123
{No.30}	新娘和自梳 · · · · ·	127
{No.31}	回首已是百年身 · · · · ·	132
{No.32}	请杀我 · · · · ·	137
{No.33}	乱世沉堕 · · · · ·	143
{No.34}	杀身祸 · · · · ·	147
{No.35}	世事如棋 黯伤子 · · · · ·	149
{No.36}	身受秘令 · · · · ·	155
{No.37}	暗火对峙 · · · · ·	158
{No.38}	刺张 · · · · ·	163
{No.39}	前尘无痕 · · · · ·	166
{No.40}	他乡故音 · · · · ·	167
{No.41}	魂灵交汇之地 · · · · ·	176
{No.42}	不是冤家不聚头 · · · · ·	179
{No.43}	梦中杀人 · · · · ·	182
{No.44}	死者的秘密 · · · · ·	189
{No.45}	看不见的世界 · · · · ·	191
{No.46}	光月道重生之夜 · · · · ·	195
{No.47}	爱是不朽的传奇 · · · · ·	202

——人与人之间喜爱、憎恶、吸引、排斥……皆因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而产生。好像绿绒桌上的撞球，彼此碰撞，只要不滚出球桌，就始终聚在一起玩人生这场游戏。而强光笼罩下的球桌以外，那黑漆漆的无限空间，那“生”以外的世界，常常因缺乏了解而让人毛骨悚然。

——谁也不知道，一旦滚落到黑暗空间去，会看到些什么，发生些什么……

——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神秘传说。在上海也有着神秘诡异的十大地点。

——那些“城市百慕大”曾发生过怎样诡异的事件，我们都只是道听途说，看看网上的转帖而已。而三年多前我和好友拉拉、漫画家陈岚一同经历了一桩十分离奇的事，直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寒而栗！

——这桩怪事的发生，还要从鲜为人知的上海第十一个“百慕大”之地说起——

{No.1} 听鬼山的传说

我开车经过光林四路光月道时，常看到一段长长的围墙，望进去只见里面小山坡突起，郁郁葱葱种满了树木。要知道上海是块滩涂之地，平坦得唯有八十九米高的佘山作最高峰，其他地方能拔地而起的唯有楼房大厦和上海人独有的雄心傲志。观察周遭地形，我曾经以为那是一个破败的小公园，只是从未见到公园大门。

三年半前初夏的一天我去拜访一位初中同学，他家恰巧就在那小公园附近。摆开龙门阵闲聊时，同学父亲也夹了支“中华”吞云吐雾地加入阵营，不知怎么就扯到光月道上的无门公园来。伯父高深莫测地看我一眼说：那根本不是什么公园。围墙里只圈着一座垃圾堆出来的小山，上点年纪的人称其为“赤佬山”。

“赤佬”是上海方言。成年人在斥责顽皮捣蛋的小孩时常会怒骂一声“小赤佬”，意思相当于“小鬼”。性子直爽的人如看到朋友魂不守舍或冲动失常时，也会忍不住大喝一声：“侬碰着赤佬啦？！”意即“你撞见鬼了吗”。

所以“赤佬山”就是指“鬼山”。

伯父深深吸口烟道：“很久以前那里并没有垃圾山，而是一片洼地。八十年前，上海城区规模很小，这一带都是乱坟岗，穷困潦倒的本地人毙命在街头巷尾、来十里洋场淘金的异乡客最终命丧黄泉……

找不到领尸的人，都是拿草席一卷草草掩埋在这乱葬岗上，也不知道那三尺黄土下层层叠叠烂了多少具枯骨。直到解放初期，那里才被改建成一个打靶场。”

“打靶场？训练射击的操场么？”

伯父嘿嘿一笑：“没错。不过被射击的可不是用木牌做的死靶，而是会喘气的活靶——犯人！解放初期被判定有反动、通敌罪名的各类政治犯，深藏在人民和组织内部的间谍，有着反叛之心的奸恶之徒等，都在打靶场上接受处决。”

我点点头表示了解。

“‘文革’时期，红卫兵小将、造反派什么的也常在那里发生冲突，从口角争执上升到拳打脚踢全武行，甚至到后来砖棍匕首菜刀相见……最凶悍的一次有三百多人参加斗殴，血水把泥地都染红了！百多人受伤，其中三十多人伤势严重，最后十九人不治身亡。因为死过太多人，传说鬼魂出没，是块大凶之地，哪个敢在此地造房？只好当做废品垃圾的堆积之处，再覆以灰渣泥土盖去气味，渐渐形成一座小山……”

原来如此，我不禁微微一笑。我不算胆大，但年轻气盛，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，对怪力乱神之事总觉得最为滑稽不过。

伯父又正色补充道：“你去看好了，‘赤佬山’左边是一个部队新兵训练营，新兵蛋子血气方刚，正是镇压邪气的上佳人选。当初建

这训练营就是出此考虑，只是挂牌之后从未开张过。”

“那右边又是什么？”

“监狱啊！要知道恶犯上不尊天罡、下不敬地煞，其命最硬。

但凡鬼魂都要避让三分！所以特别建造了本区的看守所！”

左兵营、右监狱，这阵势还真够能镇鬼的。等伯父过足了瘾头自顾自走开去替我们准备晚饭，我和同学大笑着闹成一团，净拿老头儿怕鬼的神气来取笑。

本来嘛，摆龙门阵时唠嗑的都是茶余饭后的闲话，随便讲讲不负责任，听过就算。如果不是我们几个捣蛋朋友后来存心想捉弄马晓崇那小子，这故事也就没有下文了。

{No.2} 发起整虫游戏

龙生九子各有不同。马晓崇他表哥是漫画圈隐士高手，不仅技艺超人，且品德一流，自己广结善缘，还常提携后辈。马晓崇那厮初混漫画圈时就是靠他老表引见才与我们相识的。

起初我们都热情相待，有酒大家喝，有机会一齐分享，除了姑娘不能一块泡外，简直连裤子都能混着穿。但后来一连发生了几桩事，

让我们从怀疑到肯定马晓崇那厮的人品实在不怎么样。比如装傻充愣欠钱不还，比如擅生是非挑拨离间，比如自我中心牺牲他人……渐渐地大家认清了马晓崇的真面目，背后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蚂蝗虫”，而且慢慢地疏远他。

仲夏一夜，月光正好，我、拉拉和双胞胎美女漫画家陈岚、陈茜两姐妹正在福州路上吃饭聊天。不幸被游荡到此的“蚂蝗虫”撞到，他兴高采烈地拉开座位凑到我们桌边：“听说最近又有什么网络游戏公司在招募漫画作者，为旗下一款新开发的恐怖游戏作宣传啦？”

在他来之前，我们正在聊如何去接洽这款游戏的漫画制作的相关事宜，笑谈正应先接受恐怖培训才会有灵感。双胞胎美女里姐姐陈茜柔弱娴静，十分胆小；而妹妹陈岚则对任何新奇事件都抱定尝试心态，最为顽皮不过。陈岚小时候经常把水彩笔套套在两虎牙上，半夜里跳在弄堂口扮成吸血鬼吓人，她们家邻居没有不着道的，可谓地方一霸。

此时见马晓崇不请自来，陈岚脱口而出道：“是啊，不过要接受恐怖考验，通过测试才行！”

“什么测试？如果通过的话怎样？”马晓崇急切地问道。

“通过测试的人才能接受恐怖游戏漫画宣传制作！这是基础条件。听说之前测试的许多人都被吓出心脏病来了。”我耸耸肩。马晓崇那小子胆小如鼠，谅他也不敢接口，随后立刻就会像潮水般从我们

桌前退去。

没想到那小子竟然咽了口口水，斗胆问道：“我想参与，能带上我吗？”

拉拉扬起眉毛说：“你真敢接受测试？好啊！过几天我们通知你！”

原本想只是随口敷衍，没想到拉拉和陈岚这俩古灵精怪的家伙还真来劲了，非拖着和我一起参加这“整虫游戏”不可。我推说装神弄鬼吓唬人的小孩子玩意儿早八百年就落伍了，我哪里动得出脑筋来折腾这出戏。

拉拉狡黠地笑道：“你不是和我们提过光月道上‘赤佬山’的故事么？我和陈岚早就在讨论想去那里瞧瞧了！不如就把蚂蟥虫带去？”

陈岚也奸诈地笑：“我家还有很多扮鬼的道具哦！好多年没拿出来耍了——它们都要产生怨气啦！”

被她们一左一右缠夹得烦心，我只得答应下来。打电话给马晓崇：“小马，后天是阴历七月十五，俗话说，七月半，鬼乱窜。如果有胆量的话，跟我们到光月道上‘赤佬山’山顶去请笔仙。光林四路光月道路口见面，10点钟，不见不散——”

{No.3} 拉拉讲凶宅故事

我还记得很清楚，三年前阴历十五那天正是周五。下午5点刚过，同事们陆续下班，我也结束了手上的工作，站起身松松筋骨，拉开办公室的移窗呼吸一下十八楼高空的新鲜空气，即便身后是二十五度的冷气，但迎面扑进来的八月热风还是吹烘得我四肢火热。

我抽出一支七星点上。微眯起眼遥望黄浦江对面矗立在阴霾天空下的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。俯瞰房屋江轮小，人群汽车如同玩具模型，后背凉爽，前胸闷热，颇有傲立“阴阳两界”间的感觉。

此时拉拉打来电话，他和陈岚两人已在来福士的蕉叶餐厅里坐等我去吃饭了。

在这么现代化、高科技堆满地表的国际大都市里，还真有人打算认认真真吃饱了饭，然后集合起来去一个垃圾土坡上装神弄鬼捉弄人——简直是现代文明和全体人类的悲哀。

但仔细回忆一下，当时我还真有点期待好戏上演的兴奋心情呢。

充满了异国风情的蕉叶餐厅里，我们点的各色咖喱美食铺满了一桌子。年轻人聚会，总有无敌的热情，我们仨嘻嘻哈哈地争着抢着说种种趣闻。

“我以前演艺公司里一个朋友在MSN上告诉我他在日本的奇

遇……”拉拉道。

“小飞？他在日本发展得怎样？发达了可要记得帮我寄沈泽的签名啊！”陈岚扑闪着大眼睛。

“离发达还有段距离，基本上要靠穿越宇宙虫洞才能赶上。室友子伦回国后，他一个人连原先的房子都租不起，又没好人可以同居，到处找最低价位的廉屋，净是潮湿阴暗长蘑菇的地方，你说发达不发达？不发霉就很好啦。两个月前，居然给他找到一家千叶附近公寓里高层的小房间，租金便宜得不得了，离学校又近，交通又便利。他心下暗爽地住了一个月，却渐渐发现公寓管理员啊、电梯里偶遇的邻居啊，看他的眼神都是怪怪的。”拉拉看看我，再看看陈岚，故意用拖长的声线压低嗓子说话，搞得神秘兮兮的。

我笑道：“莫非那是间鬼屋？”

“错！不是鬼屋，而是凶宅！”拉拉猛然拿筷子敲了一下餐盘，好像说书人拍惊堂木一般，口里还振振有词地大喝道。

我和陈岚没被鬼屋凶宅吓到，倒被他的惊堂“筷”和大喝声惊了一下，纷纷笑骂道：“小心把餐盘敲破了没钱赔，把你押在这里洗一个月碗！”

拉拉还真有表演天赋，他不理会我们，自顾自地瞪起一双怪眼，凝视着餐盘里半块吃剩下的叉烧，幽幽道：“你们这帮没知识没出息的家伙，让我给你们好好补补课吧。‘鬼屋’是传说有鬼魂出没的屋

子，科学技术、司法认证无法确认；而‘凶宅’在海外是有法律文书书面支持和明确定义的，特指曾发生非自然死亡的宅院。”

“非自然死亡？”

“就是自杀或他杀那一类。发生此类事件的屋子，就会被认定是‘凶宅’。按道理说在法拍出售或是出租时应向买家或房客告知清楚的。”拉拉把半块叉烧送进嘴里，慢慢咀嚼着，“小飞碰到了黑心房东，在租屋时刻意隐瞒了那间房曾发生过命案的事实。”

陈岚兴奋起来了：“发生过什么命案？”

“半年多前，租那房间的是一对年轻夫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女方有外遇被丈夫发现引发家庭矛盾，经常打架，隔壁邻居向警方投诉，警察来过一次之后就安静了，再也没听他们吵闹，也很久没见他们出门。直到某天，房东上门收租金时发现丈夫已经在房子里割脉自杀身亡了，腐烂得不成样子，而妻子不知所踪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警方怀疑是丈夫磨刀霍霍把妻子给杀了，随后畏罪自杀，但找遍了附近的垃圾堆、河床，一直没找到尸首。”

“小日本真诡异！那住在屋里的小飞怎样？他有撞鬼么？”

拉拉瘪着嘴角：“小飞怎么会这么不禁吓？说什么他也算是和我混过一年的人哪！他还是经常半夜看日剧、上网，从没在房间里看见过半个鬼影。只不过半个月前开始，他每天躺在榻榻米上，静观对面的墙，总觉得有些异样……”

“墙体剥落，一个手指头露出来了？那丈夫把妻子的尸体砌在墙壁里是不是？”我看陈岚真该改名叫“陈大胆”才对。

拉拉又敲惊堂“筷”：“你真聪明啊！虽然没有手指头露出来，但看那墙体总是怪怪的。小飞想了半个月才想明白那可能是藏尸的地方！然后那小子挑了个艳阳高照的大晴天，问学校工友借了些榔头铲子什么的开始凿墙！“乒里乓啷”好一会儿，他看到破开的墙洞后面露出一只眼睛！”

“啊！”我和陈岚都浑身一颤，“果真是——”

“不一会儿，那只眼睛变成了一张嘴。”

“哎？！”我和陈岚都傻眼了。难道尸体在墙体里还能自由行走？已经融入异度空间了？！

“那张嘴对小飞骂出一连串的日本脏话，大意是：你这个浑蛋干吗凿破我们家的墙？！”

我和陈岚笑到翻。这小子大概是从网络上看的搞笑鬼故事，硬安在可怜的小飞身上了，小飞，如果你打喷嚏感冒的话请下次回国时接拉拉吧！

“哎，现在几点了？差不多要去光月道了吧？陈岚你扮鬼的道具都备好了没有？”拉拉拿脚踢踢桌子底下的登山背包，“都在这里面吗？”

陈岚提起登山背包，挂到我肩上说：“没错！兄弟们，我们这就

马上出发吧！”

{No.4} 山顶有座教堂

我们坐车赶到光月道的“赤佬山”时已经快10点。白天酷热余温未散，地面还是暖烘烘的。昏黄的路灯光下，行人稀少，时而有几辆卡车货车开过路面时发出轰隆隆的噪音。

仔细看，“赤佬山”山体大概有七八层楼那么高，四周都是墙，没有门。沿着马路的一圈围墙大约有一百米长、一人多高，抬头望上去只见夹竹桃、毛榉、水杉、梧桐等各色树木闹哄哄地长满了整个山头。一阵阵凉风吹过，在黑色夜幕下一浪接一浪地摇曳生姿。“赤佬山”靠北一面的山墙更低，只及人腰。为防止雨天泥土滑坡，人工筑了一道石头坝墙，盘旋而上。估计这荒山也不会有现场铺好的台阶路，待会儿我们可以沿着这一圈坝墙攀上山顶。这对经常参加野外攀岩活动的我们来说也并非难事。

看看手表已经10点了，还没看到马晓崇人影。耐着性子等了十分钟，一个高个子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四下张望着过来了，果然是马晓崇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正好一家杂志社约我访谈，说我的

外形还蛮适合做平面模特的，可能要拍组照片，大家相见甚欢，聊得都忘记了时间……”他得意地笑着。

“少……那我们走吧！”呵呵，拉拉大概是想说“少废话、少啰唆、少臭屁……”之类的吧？

不想和这夸夸其谈的家伙多废话，我们沿着北面围墙向前走去。到底的西墙紧邻着苏州河的一条支流。我们走到北墙中段就停下脚步，再往前去十多米就是我初中同学父亲提过的监狱了，其实是本区的看守所，门前一直有两条狼狗站岗，我们可不想被误认为想劫牢。

“这怎么能爬得上去？”马晓崇仰起脖子望望黑黝黝的山体和树林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“没有……没有别的路了吗？”

拉拉咧嘴一笑，白森森地甚是吓人：“害怕了吧……”

陈岚更不答话，径自从我背上取过登山包，快手快脚地踏着盘旋而上的石头坝墙和树干一路攀爬上去，不一会儿，她的白色运动鞋就消失在黑色的枝叶阴影里。看不见了。

按照我们先前商量的计划，她会先爬上去做些准备工作，为后面的装神弄鬼任务夯实基础。她的背包里应该有番茄酱、破收音机、一些长长的碎布条、塑料假人头、一只血淋淋的假手、假眼珠、幽灵鬼火打火机、三张鬼怪面具，甚至还有一件用荧光颜料印了骷髅骨架的黑色披风等整人玩具。

以前老人们常说：“人吓人，吓死人。”鬼是吓不死人的（因